

中国知名战略问题专家 韩高润 宋中岳

G
D
B

东亚和平与合作

DONGYA HEPIING YU HEZUO

学出版社



东亚和平与合作

韩高润 宋中岳

国防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20 号

东亚和平与合作

韩高润 宋中岳

出版发行	国防大学出版社
经 销	北京市新华书店
印 刷	安华印刷厂
开 本	32 开 · 5.25 印张 · 130 千字
版 次	199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
印 数	1—1500 册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红山口甲 3 号

邮编：100091

ISBN 7-5626-0579-3/E · 320

定价：4.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东亚是亚太地区的主要组成部分，一般是指西太平洋沿岸由陆地和岛屿构成的广大地区，就地理位置概念而言，它是相对于南亚和西亚而总称为东亚，其主体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东亚政治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资源丰富、人口众多，而且因为它位于中、美、日、苏（今俄罗斯）四国势力和影响的交会地。

东亚在历史上曾经历过深重的灾难，除个别国家外，多数国家曾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一地区又成为冷热战的重要战场，三场较大的局部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越南侵柬战争）震惊了世界。今天，这个沉沦了一个多世纪的地区复苏了。东亚的觉醒和崛起是当今世界最令人瞩目和发人深省的重大变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东亚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它首先标志着本地区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妄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被彻底粉碎；它也标志着其他新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和奴役东亚人民的时代宣告结束；同时它还标志着东亚觉醒的伟大时代的到来。从此时起，东亚诸国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不仅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而且以东亚人固有的勤劳和智慧，在经济上实现了腾飞。东亚的崛起与迅猛发展不仅将对当前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对人类的历史进程也将发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本书不是对东亚问题进行全面论述，也不是就某一领域所作的专题研究。笔者的意图是从本地区和平与合作这一前提出发，对

战后事态的变迁进行一项综合性研究与探讨，以寻求导致东亚变革的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因素，从而为东亚今后的和平与合作提出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着眼未来，这就是本书的出发点。

为此，本书自始至终对影响东亚进程的三个主题进行了反复的探讨：一是把冷战作为时代的错误、政治上的蠢行加以批判，以相当的篇幅分析了冷战对东亚和平与合作的严重影响，书中第一章对东亚两场局部战争的前因后果所作的剖析，第二、三章对冷战结局的分析，提出了冷战结局并不意味着是西方胜利的论点。这些论述使本书有了一个时代的大背景；二是在以美国、中国和日本三角关系作为东亚和平与发展的支柱的基础上，侧重分析了美日之间 40 余年的纠葛及其对两国和东亚发展的利弊得失。本书三章都有对美、中关系的过去与未来的分析，并提出了美国远东政策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的论点，从而明确了本书的第二个立论；三是着重描述了东亚发展的关键——经济的因素，同时对东亚经济发展中的政治、文化特点方面的作用和东亚经济模式的独特性也作了许多分析。这些论述预示着东亚将走在新时代——一个以经济为主导的时代的前列。通过对以上三个主题的研究，基本上涵盖了东亚战后发展的各个纵横断面，可以使东亚的全貌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

本文所述的观点不代表任何官方或任何政治团体，文责完全由笔者个人自负。在涉及东亚地区的历史、政治、国家间关系等方面的论述中，笔者力求做到比较公正、客观，但由于时间和水平所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教。

本书承蒙美国和平研究所帮助和中国国际战略与管理研究会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1993 年 8 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战后东亚两场局部战争简评	(1)
第一节 朝鲜战争	(1)
第二节 越南战争	(46)
第三节 几点历史的思考	(74)
第二章 东亚和平与合作前景	(91)
第一节 东亚新格局与形势特点	(91)
第二节 东亚经济发展的特点、意义与前景	(96)
第三节 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及意义	(104)
第三章 东亚大国政策的转机	(117)
第一节 美国东亚政策的再研讨与再造	(117)
第二节 中美关系	(126)
第三节 日美关系与日中关系	(137)
后 记	(157)
英文目录	(159)

第一章 战后东亚两场 局部战争简评

第一节 朝鲜战争

在人类战争史上，朝鲜战争无论从地域范围、参战兵力，还是持续时间等方面而言，都是一场规模不大的战争。但是，它的历史意义和影响，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外，是其他现代战争无法比拟的。首先，它是战后冷战形成过程中的第一场热战，反转过来又促进了冷战格局的发展，导致了国际局势，特别是东亚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其次，它是进入热核时代后的一场只使用常规武器的国际战争，标志着在新条件下一个有限战争时代的开始，在战争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朝战是美国战后介入的第一场战争，它在美国军、政、朝、野之间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争论和冲突，它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东亚政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这场战争给各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历史学家留下了大量值得反思的东西，需作进一步探讨。今天，朝鲜战争已过去 40 年了，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变，冷战作为一种世界格局已经解体，人们有可能比较客观地评价这场战争中的一些问题，从中引出经验教训，这对人类尔后的发展与进步无疑有着借鉴意义。但是，由于参战国家的档案公开程度不一，本文只能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提出一些见解，以供参考。

一、历史的必然——朝鲜战争爆发的内因与外因

朝鲜战争的起因，是从战争爆发到战后几十年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参战各方对此历来看法不一。一些历史学家则多侧重于辩明那一方首先采取了进攻行动，以此分清挑起战争的责任。但朝战的起因并非如此简单，它的发生与发展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内外各方面的因素。

（一）内因

朝鲜战争的爆发，内部因素是基本的。

朝鲜的历史是一部被压迫、被奴役的殖民史。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军国主义败降时，遭受 40 余年军国主义统治的朝鲜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统一的愿望是完全正当，也理应得到满足。但是，在随着大战结束而到来的冷战阴影的影响下，朝鲜问题已被置于势力争夺的范畴。在强权政治的作用下，朝鲜被分割为两部分。这一结局是朝鲜人民（无论是南方或北方）所无法接受的。朝鲜虽然长期遭受殖民统治，但仍保留着它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和政治生活，同时它具有强烈而独立的民族固有的特征，即使在残酷的压迫下，仍能顽强地反对外来势力的统治和争取民族的生存和独立。在日本统治时期，朝鲜人民没有屈服，坚持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并始终保持了统一。因此，当苏军和美军分别占领北方和南方时，他们不受欢迎是势所必然。美国国务院派驻南朝鲜的政治顾问本宁霍夫在描述美军登陆后的局势时说，朝鲜人对赶走日本人后不能获得独立非常失望，那里活象一点就着的火药桶。美国占领军司令霍季将军也承认，在美军占领区，“人们将分裂的局面归罪于美国”，而且“越来越憎恨一切美国人”^①。当 1945 年 12 月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协定消息传到朝鲜时，南朝鲜人都对协定提出强烈的异议，纷纷成立了诸如“迅速实现独立委员会”、“反托管委员会”等组织，宣布反对托管，主张尽早独立。李承晚于 10

^① 《杜鲁门回忆录》中译本第二卷，三联书店 1965 年，第 191 页。

月由美回国后，许诺他将努力奋斗，使朝鲜“不被征服，不被分裂”。同年11月从中国重庆回国的金九“临时政府”曾致电各盟国，要求完全独立和废除北纬38度的分界线。由美国一手成立的南朝鲜方面的临时议院通过决议，指责军政府霍奇将军“无视朝鲜人民对托管的强烈反对”，“歪曲民意把托管强加于朝鲜人民”，这使美国军政府在南朝鲜的处境十分难堪。在此后发生的示威中，美国不得不出动警察镇压，逮捕2700余人。反托管、反分治的政治危机持续数年之久。在北部的苏军占领区，由于共产党人群众基础较好，再加上实行了土地改革等一系列得人心的措施，情况比南方为好。但无论在北方还是在南方人民的心中，反对分治、托管和要求独立统一的愿望是共同的。

在反对托管、分治的同时，南方的政党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权力角逐。早在1944年，金九的“流亡政府”就从重庆致电各国，要求承认他的“政府”为朝鲜的唯一合法政府。此后，在南方成立各种参政机构的过程中，都伴随着骚乱和暴力。在苏、美谈判破裂，南北方分别成立了各自的“一边倒”的政府之后，这场斗争主要体现在两个敌对的政府之间的绝对势不两立，其实质是争夺在这片被分割的国土上，谁是全朝鲜合法的、正统的政府。因此，两个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就把推翻对方，统一朝鲜，确立己方在全国的统治地位为其崇高无尚的使命，这场斗争也从此进入了更有组织、有计划和规模更大的新阶段。

南北之间的斗争从一开始就有引向一场内战的强烈倾向。斗争双方在巩固各自的政府地位的同时，一方面不断展开外交的、政治的攻势，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另一方面积极建立自己的武装，为武力统一做准备。与此同时，相互展开了从政治颠覆到派遣武装游击队进行骚扰破坏，使形势日趋激化。历史学家们公正的指出，在这方面，南北双方的态度几乎是同样的激烈。李承晚认为，“南北分裂是必须用战争来解决的”，并声言他可以在三天内占领平壤。他尖锐地批评美国绥靖，为了争取更多的美国军援以便从

事他的统一事业，经常同美国争吵不休。他还同蒋介石暗中密谋，鼓动成立太平洋反共联盟，企图在远东掀起一场混战，把美国拖下水，从中渔利。据赫鲁晓夫回忆录未经证实的说法，北朝鲜认为，解放朝鲜是属于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内部事务，并相信不需要外界支援，北朝鲜就可以统一全朝鲜。美国和苏联深感他们在朝鲜的伙伴有可能使他们面临一场战争抉择，不得不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对这种可能导致战争的行动加以约束和限制，但这些限制和约束并不能长期抑制南北方实现统一的决心。因此，当美国和苏联分别从朝鲜撤军时，他们想从那里脱身的预定计划正适应了朝鲜双方的摆脱外来干涉、让自己来干的思想。李承晚趁机向美国大要武器，他在1949年4月10日给他的驻美特使的一封信中说：“以美国撤军换取美国给南朝鲜所需要的武器，是实现他进攻北方统一朝鲜的基本前提。”^①“1949年夏天，他的部队对北朝鲜发动了无数次攻击，美国驻汉城使馆深怕南朝鲜会发动大的军事攻势，因此它所允许提供的弹药数量一次只够几天作战之用。”^②朝鲜北方也针对李承晚政局动荡的弱点，对南方采取了一些骚扰活动。因此，朝鲜战争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它反映了朝鲜人的一种不可阻挡意向和愿望，问题只是时间和时机而已。

朝鲜战争从酝酿到爆发，说明这场战争的本质是朝鲜人民、各种政治党派反对分治、要求民族统一和独立的一场内战，它的酝酿和爆发，国内因素是基本的。它不完全是由大国唆使与怂恿而形成的，也不属于后来出现的所谓代理人性质的战争，而是朝鲜人民对分治的一种抗拒的必然趋向。这场战争一方面固然是大国强权政治留下的恶果，但另一方面，它却是小国把大国拖入一场性质纯属内战的战争的典型事例，这一点，对尔后卷入的各国来

① 参看〔日〕小此木正夫（OKonoqi Masao）：《朝鲜战争的国内根源》。

② 〔美〕威廉·惠特尼·小斯徒克：《走向对抗之路——美国对中国、朝鲜政策1947—1950》，北卡罗林纳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64页。

说，是理应做为经验教训加以吸取的。

（二）外因

朝鲜的形势为什么会发展成为一场热战？战后第一场热战为什么发生在亚洲，而不是发生在两强争夺的重点欧洲？美国和苏联对战争的爆发负有那些历史责任？这些是在研究这场战争起因时必须回答的问题。

朝战的爆发内因固然是基础，但外因却是决定性的因素。它的发生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国际环境所决定的。

这场战争的外部动因在于冷战，它是美国和苏联在战后所发动的冷战对峙中的第一次撞击。

第二次大战甫告结束，在战争中形成的两大强国——美国 and 苏联，就开始了他们争夺势力范围的角逐。这场以意识形态划线，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手段和决心所进行的斗争发展迅猛，使战后的短暂和平重新蒙上阴影，宣告了冷战时代的到来。

冷战首先由欧洲开始。从欧洲的波兰、德国、捷克、希腊到中近东的伊朗和土耳其等国的问题上，美苏双方都进行了激烈的竞争。在某些事件上（如1948年6月开始的柏林封锁），双方颇有剑拔弩张之势。但是，欧洲的斗争有惊无险，实质上只不过是一场意志的较量。因为他们深知那里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是双方争夺的战略重点，也是双方的重兵集结地，谁也不想或不敢甘冒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因此，在几度较量之后，双方互有得失，势力范围大致敲定，使该地区以一种特有的“武装对峙下的和平状态”稳定下来。在欧洲激烈争夺的同时，两种意识形态的敌对宣传也同步增长。对战后的冷战宣传，史学家一般把下述事件列为突出事件：一是1946年2月斯大林在莫斯科对选民讲话时，重谈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将导致战争和资本主义存在战争不可避免等观点；二是1946年3月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三是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利用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机会发表了被称之为“杜

鲁门主义”的演说，将世界划分为两种生活方式、两大对立社会体系。此外，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2月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凯南的电报，和他在1947年7月以“X先生”化名发表的文章，他对苏联社会性质的分析和“遏制理论”，不仅被美国政府采纳作为对苏关系的理论依据，而且把它变成了对苏军事上进行战略部署的指导方针。以上这些演说和文章标志着美苏之间的冷战不仅有了实践的方面，而且各自形成了理论体系。从此之后，两国更对内加强相互仇视的宣传和清洗，对外则致力于巩固各自阵营和势力范围。随着德国的分裂和北约、华约逐步成形，欧洲的冷战格局在40年代末基本形成，美国对苏联在欧洲的遏制线也大致固定下来。

亚洲的冷战较欧洲为晚，但美国遇到的真正麻烦不在欧洲，而在亚洲、特别是东亚。

战后，东亚的局势和世界局势一样，处于一种新旧体制交替的动荡状态中。由于老殖民主义的衰败和日本军国主义的败降，东亚各国的民族独立和民主运动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时代潮流。在这一大潮中，不少国家的共产党站在斗争的前列，使各国内部的斗争与国际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互相交叉，呈现着错综复杂的局面。“杜鲁门总统喜欢简单的答案，但麻烦在于问题却是错综复杂的。”^①

东亚战后局势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中国内战、朝鲜分治、对日和约和印度支那民族独立运动。美国和苏联在东亚主要是围绕着雅尔塔体系的执行进行交涉和斗争。苏联控制着从千岛群岛、朝鲜北部、中国的东北地区和蒙古；美国则独自占领着日本、朝鲜南部，控制着中国国民党统治的广大地区。双方初期在东亚的交锋并不激烈，原因之一是美苏战后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争夺的重点

^①〔美〕罗伯特·L·麦瑟：“美国对冷战的看法”，载入江昭、孔润华编：《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1931—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第248页。

欧洲，给予亚洲的注意力少得多。随着美国在欧洲地区承担的义务代价过高，也限制了冷战在东亚的实际推行；之二，在东亚的诸问题中，对日和约尚未提上日程，朝鲜问题的交涉还限于谈判桌上，中国内战前景不够明朗，斗争还没有形成焦点；之三，苏联在东亚边缘地区的势力范围之外影响有限，谈不上对美国利益构成严重威胁。同时，不包括在雅尔塔体系之内的印支地区对双方还是一个所谓的“灰色地区”，美国在东亚的对苏遏制线一时难以构成。由于以上原因，亚洲的冷战在战后初期不像欧洲那样剑拔弩张，但随着欧洲冷战的加剧，东亚的局势也日趋紧张，美国的东亚政策也遇到了更多的挑战。

美国在东亚遇到的最为严峻的挑战来自中国。

美国把中国视为战后遏制苏联在东亚大陆扩张的主要支柱，希望中国既避免内战，又避免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美国就着手调解国共争端。美国的调解表面上是打着不干涉内政的旗子，对两党似乎不偏不倚。实际上，它从日本投降后大规模空运国民党军到东北、华北时起，就深深地卷入了中国内战。美国的根本立场是从意识形态斗争出发，对中国的革命持敌对的态度，调解的目的只是推动蒋介石在实行一定改组的基础上，让中国共产党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中，从而巩固蒋介石政权，同时也实现遏制苏联影响扩展的目的。但蒋对美国的深刻用意并不领情，一心想建立其一党专政、一人独裁，他之所以敢于一再破坏和谈，就是相信美国总统总是要支持他的。正如周恩来在关于和谈的报告中所指出的：“蒋介石敢于撕毁政协决议发动战争，是靠着武装力量和美国援助。”^① 当中国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之时，美国对华政策面临进退两难境地：既不愿看到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又无力承担在中国广大土地上全面卷入的重负。同时，

^① 周恩来：《关于和平谈判的报告》，《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15页。

美国也深知，他所支持的蒋政权的腐败和丧失民心的状况已经注定了它的失败命运。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采取了有限援助——即有限卷入的政策，实际是另一种形式的静观政策，为尔后对华政策留下机动的余地。美国在中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杜鲁门政府的强烈的反共意识和政策。由此出发，它对战后亚洲出现的民族革命运动一律斥之为苏联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正如专栏记者李普曼所说，美国为了建立对苏联“攻不破的藩篱”，必须把自己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寄托在我们不可能有多少了解的卫星国、傀儡、雇员和代理人身上”^①。支持蒋介石到底的政策使美国最终陷入了外交和内政上无休止的难题和困境之中。

中国革命的成功使美国在远东的遏制政策遇到了极大的挫败，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杜鲁门政府遭到共和党右翼和院外援华集团的双重围攻。与此同时，欧洲的联盟内部在德国问题上出现分歧，苏联的原子试爆成功，种种情况都不利于美国政府冷战政策的推行，但杜鲁门总统摆脱困境的对策却是冷战升级、军备升级。1950年1月，杜鲁门总统下令研制氢弹；4月批转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68号文件，该文件是杜鲁门主义在国家安全战略上的全面阐述，是美国战后重整军备的重要决策性文件。但是，为执行68号文件所需要的资金很难再像希腊事件时那样从国会榨出。因此，朝鲜战争的发生可以说是恰逢其时。“……正如艾奇逊后来所同意的，‘朝鲜把我们救出来了’”。^②

朝鲜战争的祸根是雅尔塔会议的强权政治铸成的。三八线的划定最初只是为了美苏进军朝鲜受降时便于分工管理，该时，美苏虽已萌发分歧，仍不失为盟友。但当战后根据有关协议着手解决朝鲜独立和统一问题时，欧洲的冷战正向世界各地，其中包括

① [美] 李普曼：《冷战》，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4页。

② [美] 沃尔特·拉弗贝：《1945—1975美苏冷战史话》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08页。

东亚的朝鲜辐射，美苏之间的关系也正由同盟逐步走向对峙。随着冷战的升级，美苏在东亚、在朝鲜的政策也都纳入了扩大各自势力的范畴。由此出发，双方在解决朝鲜问题时既缺乏共同立场，又无解决问题的愿望，各项建议与反建议大多是旨在加强本国的势力和影响，同时削弱对方的阵地。于是，托管变成了分治，联合政府无望组成，索性各自成立于已有利的政府，各自经营自己的地盘。从此，三八线改变了原来的意义，成了美苏之间区分势力范围的一条不可逾越的分界线。任何想移开三八线的企图，不管来自国际的或国内的，都将意味着对对方利益的严峻挑战。而在冷战向亚洲迅速扩展的情况下，这种挑战必然将是一场战争。但是，美苏终究难以完全抑制两个极端敌对政府的统一愿望和冲动，它们在这个半岛播下的分裂的种子在气候适宜时就要出土，这场战争的爆发是无可避免的。

由上可以看出，朝鲜战争内因是基本的，它本质上是一场内战；而外因又是主要的：美苏在全球推行冷战必然要导致碰撞，不幸的是朝鲜恰恰成了第一次碰撞的事发地区。

二、必然中的偶然——一场战略上的遭遇战

朝鲜战争是在历史的大转折时期发生的，它既有必然性的一面，但又有偶然性的一面。这场战争的爆发有一定的突发性，战争进程与攻防转换呈现快速性，对作战对象的判断存在相当的主观性，这些特点使战争有很多捉摸不定的方面，出现了许多偶然因素。从战略角度来看，它发生在一个非战略重点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讲，参战者是打了一场仓促上阵的遭遇战。上述种种，对各方的参战决策增加了难度，对各国所推行的政策、战略和意志是一次广泛的检验，提出了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美国建国后 200 余年的历史，对外战争的记录都是胜利与骄傲，朝鲜则是第一个例外。

“朝鲜战争是美国第一次没有凯旋班师的战争。”^① 美国人把它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战争”。政坛老手艾夫里尔·哈里曼说它是“一场苦涩的战争”^②。“美国共和党人把它称为本世纪对外政策的妄动蠢举，并以此为杀手锏，结束了民主党对白宫的16年统治。”^③ 这场战争之所以“苦涩”、“不得人心”，以及战争中出现的诸多偶然情况，主要是由于杜鲁门政府在战前和战争爆发后的一系列错误判断和决策造成的。在战前的几年中，美国对南朝鲜的政策一直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对美国来说，南朝鲜既缺乏它所需要的资源，也不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正如中国谚语中所说的吃鸡肋者，“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美国内部对它在南朝鲜的存在一直有争论。1947年4月，美国联合战略调查委员会在列举对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程序上，南朝鲜排在14个国家之后，名列倒数第二。特别是在欧洲的负担日益沉重的情况下，南朝鲜就更被视为一个包袱。因此，美国从1947年就酝酿从南朝鲜撤军，但出于所谓信誉和影响，又不能简单地放弃南朝鲜。为了逐步撤出南朝鲜，美国采取的第一步计划是将它交给联合国——“一个并不是弱不禁风的靠山”。但美国此举既不能解决朝鲜的和平与统一问题，也难以使美国达到它完全从那里脱身的目的。正如专栏作家李普曼先生所指出的：“联合国的宪章和组织，是设计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达成解决之后维持和平的。在战争问题还没有解决以前，联合国将不能进入成年期，……”他进一步指出，“……联合国的真正朋友要反对把联合国卷入苏美冲突中去。把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用作这个大争端的场所，或者假装不知道宪章固有的局限性而以为可以勉强利用联合国来吓唬和逼迫俄国人，这样做只能使联合国在处理它无法解决的问题时丧失威信，从

①〔美〕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中译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1、2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1页。

而断送联合国的前途，因为只有这些问题解决以后，联合国的前途才能开始。”^①事态的发展证明上述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当美国按预定计划从南朝鲜撤军时，它对李承晚政府的状况缺乏正确的分析和对策。由于李承晚日益倾向于独裁，南朝鲜的政局不断出现动荡，通货膨胀，民怨很大。在南北严重对立的情况下，这样一方政府的存在必然潜伏着危机，内部的混乱结果必将导致意外事件的发生。美国对这一情况显然没给予足够重视。同时，美国对南朝鲜的军队状况的估计也与实际不符。不少美国官员认为，南朝鲜军队有良好的训练和装备，在“入侵”发生时，他们将独立地挫败它。有的甚至说南朝鲜的军队是比中国国民党军队等都好的一支。这些漫不经心的判断都是为美军早日从南朝鲜撤出的目的服务的。

在撤军之后，美国虽然和南朝鲜签订了军事条约，但又多次在公开的政策讲话中不把南朝鲜包括在美国的防御圈之内。这些讲话并不是疏漏，“只不过是重申了一项早已被认可的美国政策罢了”，美国“关心的主要是自己不要在那里陷得过深，免得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作战”。^②但美国早已在朝鲜深深陷入，这些讲话与实际形成了自我矛盾的状况，在朝鲜当时的状态下更增加了混乱局势的进一步发展。就在美国务院和军方都希望朝鲜局势保持稳定以利于美国解决对日和约和中国政策问题的时候，新上任的国务院特别顾问杜勒斯跑到三八线用望远镜窥视北方，并发表支持李承晚的讲话，这对朝鲜两方肯定都产生了影响。这种政出多门、自相矛盾的情况必然使朝鲜局势更加危急。

许多美国政治家和学者指出，美国对朝鲜战争的爆发几乎没有预先警报，这种情况确实令人费解。一种解释是美国认为下一

① [美] 李普曼：《冷战》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第 43 页。

② [美] 马修·邦克·李奇微：《朝鲜战争》中译本，军科出版社 1983 年，第 18 页。